



当北国的残雪尚未消融，冰凌花已破冰而出，成为春天最早的信使。它纤弱却倔强，在冻土与寒风中绽放金黄色的花朵，以向阳而生的姿态，诠释着生命最动人的坚韧。这种“顶冰而开”的勇气，恰如黑土地上的人们——不惧严寒、笑对逆境，在寒冷的日子里孕育希望。本版推出冰凌花特刊，让我们一同感受它不畏严寒的精神力量，也愿这份傲雪凌霜的品格，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一颗向阳的种子。

石龙山上冰凌花开

□文/摄 赵壮志



近日，石龙山与一场春雪不期而遇。雪依然洁白，美中不足的是，雪中夹雨，城市街道黑湿一片，汽车驶过溅起雨水，弄脏了车身，心绪也跟着潮湿起来。于是，便生出了前往石龙山赏冰凌花的念头。

石龙山坐落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，地处完达山余脉，主峰四方顶海拔748.8米，峰顶火山岩石奇崛怪异。山上百年老树遍布，是一座保留着原始风貌的大山。

此时，正是冰凌花盛放的时节。冰凌花多生于北方深山，散见于沟塘河畔、枝叶疏林间，又名福寿草，素有“早春第一花”的美誉。

春日寻花

□文/摄 段长喜



顶着冰雪盛开的冰凌花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可年近半百，回头想想走过的路，才发觉那些匆匆忙忙的岁月里，竟然忽略了太多春天的到来。仿佛日子是被推着向前走的，像山间的溪流，只顾着奔涌向前，却忘了留意岸边抽芽的柳枝、草丛里绽放的花朵。

是啊，一个农民本该最识春意，然而半生奔忙，我在田野上踏出了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却很少停下脚步，好好看一看这一年一度、如约而至的春天。

去年，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，让我的生活一下子被迫慢了下来，拖着一条伤残的腿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风风火火地奔走在天地间，再也不能凭着一身力气与岁月较劲，我的内心坠入了无边的灰暗，被沉甸甸的失落、迷茫与无尽的挣扎层层包裹。心里不免空落落的。从前总觉得脚下有走不完的路，如今干起农活却要小心翼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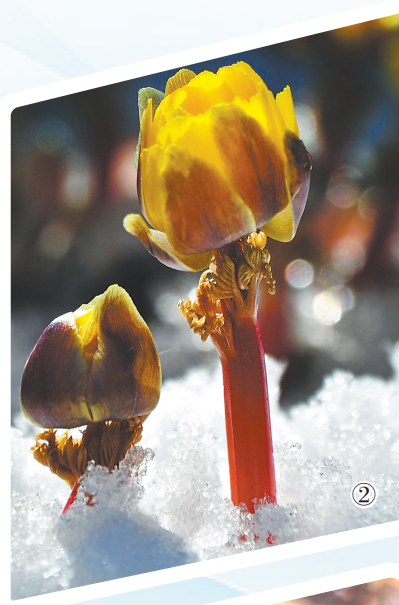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，终于把情绪调整了过来，既然现实不能改变，那索性就让自己真正地慢下来。就在这个季节，我决定去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，走进春天的山谷里，去看一看童年的最爱——冰凌花。

冰凌花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带着清寒与倔强。在北方，或金黄或洁白的小花填充了早春的空白，在冬春交替之际遍布山边河谷，生机盎然。冰凌花，一种北方高寒地区特有的山花，也是北国大地最早开放的春花。在寒雪还没有完全消融的时候，花儿已经绽放。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依然挡不住它那清贵的品格，它奋力穿透冰冻的泥土，却依然纤尘不染；它和梅花一样经霜冰雪，凌寒开放。冰凌花根植于肥沃的黑土地，成为初春时节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如今想想，冰凌花一直都是藏在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念想。记得那时，每到三四月份，我总会揣着一颗期待的心，跟着父亲上山去干活。其实不只是去干活，很多时候，是偷偷去寻那一抹抹瑰丽的精灵。我曾蹲在雪地里，仔细观察它，花瓣上还沾着未化的雪粒，冰凉的雪沾着娇嫩的花，可它丝毫没有退缩，依旧傲然挺立。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生命力，只觉得它很厉害，能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开花。

如今我带上相机，沿着童年走过的小路，顺山而上。路还是那样的路，带着山间草木的清香，也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路不好走，积雪融成的泥水混着枯叶，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，裤腿总会沾得脏兮兮的。可我不在乎，眼里只有那些向阳的山坡、背阴的石缝。走了许久，我终于来到了那片曾经开满冰凌花的山谷。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，但裸露出来的泥土已经松软，枯草间，一抹抹亮色映入眼帘——是冰凌花！

此时的冰凌花很不起眼，只有一两片小小的叶子贴着地面，花朵也不太大，黄色的或白色的花瓣，层层叠叠，像山谷里燃着的一盏盏小灯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又像极了孩童攥紧的小拳头。看到久违的冰凌花依旧开得倔强，小小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沾着新落的春雨，晶莹剔透。我蹲下身，仔细看着它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花瓣还是那样的鲜艳，带着淡淡的光泽。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那个满怀期待的孩子，正蹲在还未融尽的雪地里，与一株冰凌花对视。这可爱的冰凌花，它短暂的花期告诉我，花开花落只是一刹那，即使在冰雪里也要让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色彩。



①②③石龙山上的冰凌花。

前几日本便来石龙山寻觅冰凌花。山脚下的林业工人说，今年雪少，花开得稀疏。本以为会抱憾而归，可一进山，便轻易寻到了它的踪迹。一朵、两朵、三朵，举目望去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在林间厚厚的枯叶间、在残雪中，透出一抹抹隐约的淡黄，宛若满山散落的星星，又似坠入山林的精灵。

此次前来，本想一睹冰凌花顶冰怒放的样子，抵达后才知此番心愿难成，山间的一切都被厚厚的春雪掩藏了。

上山甬道旁，雪格外洁白，我忍不住捧起一捧，感受着它与冬雪截然不同的质感。冬日的雪多呈颗粒状，难以塑形；春日的雪却黏糯成团，晶莹剔透，让人忍不住想轻尝一口它的清冽。

天遂人愿，低头刹那，就在这捧雪下，赫然挺立着两朵含苞待放的冰凌花！这份不期而遇，让我心跳加速，既有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欣喜，又有惊扰了雪下冰凌花清梦的些许歉疚。此时山中草木尚在沉睡，这两朵小花宛若双生姐妹，悄然绽于山林间，微微泛红的草茎柔弱无骨，究竟是何种力量，让它凌寒怒放，奔赴这依旧天寒地冻的春日？一边感慨与它的缘分，一边赞叹破寒而生的勇气，忍不住对着这株福寿草，为母亲许下福寿安康的心愿。

每年早春，我总要走进石龙山寻觅冰凌花。许是不愿沾染尘世喧嚣，不愿被俗世惊扰，冰凌花藏身于枯叶之中，并不起眼，唯有俯身寻觅，方能得见其影。山里的许多草木皆是如此，你想与之结缘，便不能高高在上。譬如采山菜时，大多时候也得俯下身去，接了地气、沐了山气，便与山中草木有了灵犀相连，心中的执念与期许，便也有了归处。往往只要找到一朵，后续便能寻见成片的花影，仿佛它们正与你玩着藏猫猫，被你寻到后便不再躲藏，一簇簇、一丛丛尽数展露身姿，给你一场满心欢喜的邂逅。

因它藏在深山沟畔、枯叶丛中，开在冰雪消融、乍暖还寒的春风里，冰凌花深得母亲喜爱。母亲的微信与QQ昵称，皆是冰凌花。她还是在故乡巴彦时，见过冰凌花。而我却何其有幸，能屡次

与它相逢。

我第一次见到冰凌花，是在去往兴凯湖的路上。坐在疾驶的车里，恍惚瞥见路边沟塘边有一抹嫩黄的小花。下车走近细看，才发现竟是冰凌花。母亲看到我拍给她的冰凌花照片，还笑夸我眼尖，这般不起眼的小花都能发现。

后来，我在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七里嘎山也见过冰凌花的身影，可总觉得，哪里的冰凌花，都不及石龙山的繁盛。

冰凌花先开花、后长叶，顶风冒雪，迎风绽放。温暖阳则花瓣舒展，肆意开放；逢寒冷则敛枝合瓣，悄然静栖。它昼开夜合，与春光相约，与山野为伴。

石龙山的冰凌花，主要生长在南山坡，越往山上走，花开得越热烈，数量也愈发繁多，行至半山腰处，株数便达鼎盛。这种花从早春三月可一直绽放到五六月份，届时便进入大面积盛花期，黄澄澄、金灿灿，花期数日不败。只是彼时花叶同株，早已失却了破冰初绽时独有的清奇之美。

诚然，冰凌花的美，在于花色与迎春花相仿，花期却比迎春更早，凌霜傲雪，孤洁谦逊，冷峻清雅，堪称真正的春之使者。它花茎纤细，倚枯叶挡风御寒，昼开夜合的性子，恰如北方儿女不畏严寒、坚毅果敢的风骨。若无心留意，便只能与它擦肩而过，任其湮没在初春的时序里，无人知晓。

每每凝望冰凌花，内心总会变得柔软而安宁，满是治愈之感。它是初春季节第一抹灵动的生命宣言。它以柔弱之躯，在寒风、春雪、冰地里绽放出嫩黄的花盏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每一朵都似在诉说着大山冬日的故事。望着它，心底漾起的欢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对生命的敬意。唯有历经漫长寒冬之人，方能读懂这份蓬勃的生命悸动。

“遇事不决可问春风，春风不语，即随心。”这绽于完达山余脉的嫩黄，是七台河通向龙江大地的第一枚春笺，亦是石龙山寄来的春天信使。

让我们走进深山，一起寻觅这北方早春第一花，赴一场倾心之约，将它的坚韧与温柔，酿成我们心底最绵长的春日念想，你看，可好？

拾光纪

SHI GUANG JI



④

冰雪消融，松花江开江，鸥鸟归来，冰城春天的脚步慢慢近了。太阳岛上的冰凌花应该已经开放了吧？

记得去年四月初，我陪同南方几位客人游览太阳岛时，就见到了难得一见的冰凌花。当时松花江的冰面已有了融化的迹象，阳光照射下，江畔的土地泛着湿漉漉的水汽。岛上的雪早已化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雪，藏在背阴的角落、枯草的根部，像冬天遗落的几枚脚印，迟迟不肯离去。俄罗斯风情小镇的尖顶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太阳瀑的冰挂正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——这座北国的园林，正处在冬春交替的时节。一切都犹疑着，安静着，等待着。

就在那片残雪尚未消尽的土地上，我们的脚步被一簇小小的花绊住了。它们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，在枯黄的草丛与未化的残雪之间，悄无声息地探出头来。那是一抹明

艳的金黄，亮得惊人，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，把最纯净的那抹金色泼洒在了这片黝黑的土地上。那是冰凌花，学名侧金盏花，素有“北方雪莲”之美誉。

我们蹲下身，屏住呼吸，仔细端详，南方客人们惊呼：“太神奇了，这花怎么顶着冰雪都能开放？”只见那些花朵小巧玲珑，像极了一盏盏小小的金灯。它们那样矮，矮到几乎贴着地面，我不得不单膝跪下来，才能将它们的容颜看个真切。可就是这样一株不足十厘米高的小花，它们的根，此刻正深深地扎在冻土里，扎在冰碴子里，扎在严冬最后的抵抗之中。那一刻，我想起韩愈的诗句：“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”可这北国的春天来得更迟、更倔强——草芽尚未萌动，冰凌花已在残雪中举起了金色的灯盏。

要知道，这看似柔弱的小花，可以抵御零下十几摄氏

想起太阳岛的冰凌花

□文/摄 毕诗春

度的严寒。当大地还被冰雪覆盖，它们却感知到了春天那微弱的讯息，毅然从冻土中萌动而出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冰凌花开，从种子落地到开花，整整需要五年的蛰伏与积蓄。五年，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的沉寂和等待，只为了这样一个破冰而出的瞬间。它让我想起白居易的诗句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野草尚且有如此韧性，何况这种敢于向严寒宣战的花？

有人曾为冰凌花题诗：“不屑寒梅绽蕾红，深藏玉骨傲苍穹。冰凌吐艳三江雪，浅黛盈香二月风。”梅花凌寒，尚且生在江南；而冰凌花长在北国的严寒之地，比起梅花，不知要耐寒多少倍。梅有傲骨，而冰凌花，是在残雪里傲然挺起生命脊梁的勇者。

冰凌花还有一个独特的习性——昼开夜合。阳光充足时，它张开金黄的花瓣，像一只虔诚的手掌，竭尽全力地拥抱每一缕阳光，当太阳西沉，寒气袭来，它便合起花瓣，将自己裹成一枚小小的花苞，安然等待下一个黎明。这是一种怎样精妙的生存智慧，又是怎样令人动容的生命姿态。

四月的太阳岛是安静的。可就在这份安静之下，在残雪与冻土的交界处，有这样一簇小花，不声不响，用它弱小的身躯冲破坚硬冻土，用它金黄的花朵向阳而生。它让我想起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心怀希望、向阳而行的灵魂。冰凌花的花语，是勇敢的爱，是无私的爱。五年蛰伏，一朝绽放，是厚积薄发的生命哲学，是坚韧不拔的奋斗诗篇。

太阳岛上的冰凌花，你是春天最早的信使，是黑土地苏醒的信号。你破开残雪冻土，扬起金黄的笑脸，大声宣告：春天来了。你没有牡丹的富贵，没有梅花的高雅，只是百花丛中极普通的一朵小花，却鲜活地绽放。

离开太阳岛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角落。夕阳把金色的余晖洒在残雪上，也洒在那簇小小的冰凌花上。冰凌花啊，你用瘦小的身躯顶破了坚冰，用金黄的花

瓣承载了太阳的光芒。你是太阳岛上一首沉默的诗，被每一个读懂你的人，在心灵上反复诵读。



④⑤太阳岛上的冰凌花。